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black and white close-up of a woman's face wearing glasses on the right side. The left side is dominated by a vibrant red background with black, wavy, abstract patterns that resemble flames or liquid.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white, uppercase, sans-serif font, split across four lines.

HOUSEWIFE

DANCER

AND

PRIEST

# 主妇、舞者与牧师

七国女性纪实故事

马蜂窝 王家敏 /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 主妇、舞者与牧师

七 国 女 性 纪 实 故 事

马蜂窝 王家敏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 / 马蜂窝，  
王家敏主编.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7  
(旅行美学)  
ISBN 978-7-5217-0458-7

I. ①主…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  
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9039号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旅行美学”图书商标所有人  
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

主 编：马蜂窝 王家敏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80千字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217-0458-7

定 价：8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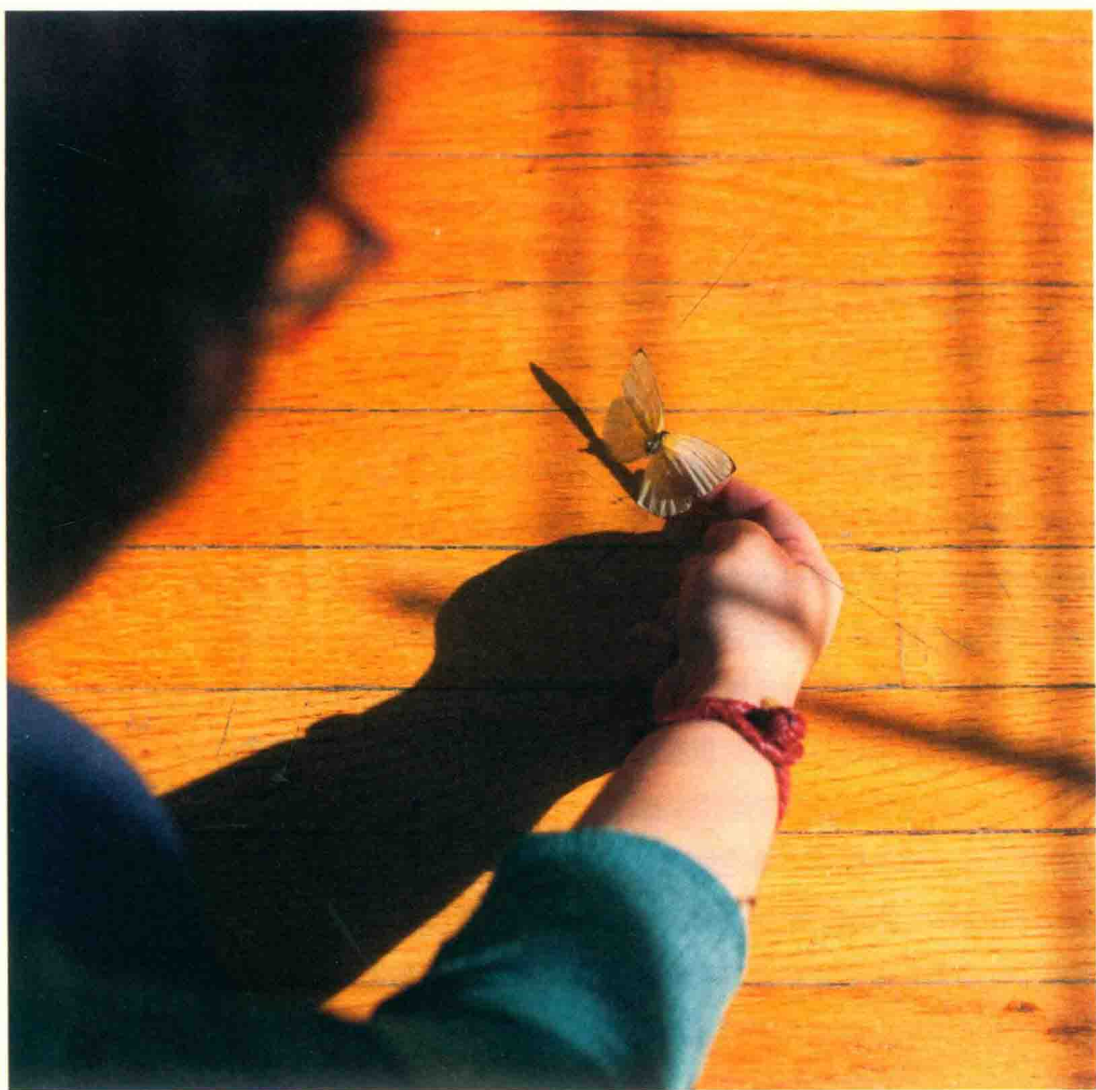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这不是一次印证刻板印象的拍摄，  
而是来自亲身接触的重新认识。

# 目录

前言	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 王家敏	002
日本	“兼职主妇”有纪 / 武玉江	006
埃及	我的同事马尔瓦 / 潘超越	052
法国	罗纳河畔的两个好朋友 / 刘耀楠	088
瑞典	安娜和尼娜 / 寇爱哲	122
美国	黛娜的摄影梦 / 吕近月	154
印度	佩尔的决定 / 朱聪	190
古巴	路易斯和艾茉莉卡 / 李晓文	220





# 前言

## 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自2015年开始，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邀请了7位身在海外的青年朋友，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了几位当地女性的故事。

我们在讨论拍摄主题时，首先以刻板印象为框架——在既定社会中，女性有其典型形象和生活模式——这使得讨论很快陷入了僵局。这次拍摄计划并不想重复“经典人设”以加深刻板印象，也无意寻找拥有非凡经历的“开挂人生”。在数月的讨论中，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在旅行、旅居时认识的女性朋友，她们更为具体、更为亲切——因此，我们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记录她们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再次审视了自己的观点，与其说这本书在讨论女性，不如说在讨论个人选择。性别、阶层和社会环境常常能为个人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女性”这个身份是准确并稳定的吗？

在古巴和瑞典的故事中，我们试图讨论“女性”的范畴。“女性”代表了一个共同身份，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意指。如同丹尼斯·瑞里（Denise Riley）在《我就是那个名字吗？》（*Am I That Name?*）中所表达的，一个人是女性，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不同历史、社会、政治语境中，性别的构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在大部分社会中，女性被参照出来，依靠的是“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女性也常常受限于这个框架。而对于跨性别者、同性恋者，人们将以新的性别定义来讨论身份的构建。

在古巴的故事中，54 岁的路易斯是一位跨性别者，他在我们的镜头前换上了演出服，出现在老城的邻居面前。路易斯并不想强调“女性化”的外在装扮——他从小内心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孩，并在 22 岁时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到向往的首都哈瓦那做一名舞蹈演员。

在瑞典，我们认识了安娜和尼娜，并一同参加了乌普萨拉大教堂的礼拜。她们是教会牧师、神学教授，还是一对已经注册结婚的同性恋者，两人同时戴着结婚戒指和神学教授的戒指。在家庭生活中，双方更像是基于平等关系的“联盟”。

当女性身份不再受“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所局限，我们开始思考：性别是家庭秩序中的重要元素，那些在同性恋家庭中并不适用的法则，是否也在挑战着异性恋家庭秩序的天然性？

自 20 世纪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同工同酬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在公共领域中，性别平权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可，但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难以动摇。异性恋家庭中，女性似乎有天然照顾丈夫和子女的行为，这可以通过原始的性别无意识来解释，但从根本上，这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无意识——“母性”成了女性的延伸属性，更像是一种“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 *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 ) 一书认为，现代女性在社会领域与男性匹敌竞争，偏离了妻子和母亲的基本角色，因失去“女性气质”而精神紊乱，同

时也影响了丈夫的“男子气概”和子女教育<sup>1</sup>，使得一些人呼吁女性重新树立贤妻良母的形象。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则评论道：“那些将女人当成女人对待的书，我不敢苟同。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被看作人。”

在日本、埃及和印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既定角色上的困惑。日本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家庭主妇，有其社会经济背景。20世纪90年代，有纪遵循了“寿退社”文化，结婚后即刻离职，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十几年后，有纪称自己为“兼职主妇”——她通过几份兼职，重新追寻自己的职业身份。随着后工业化时代不稳定劳务关系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在婚后继续工作。

在埃及开罗，马尔瓦是一位英文记者，她正在为改善家庭收入而努力——在获得英语翻译证书后，她准备参加口译证书考试，以便得到更多工作机会。马尔瓦在描述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引用了一句玩笑话：“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就趁结婚前去做，因为结婚后，你连改变电视频道的权利都没有。”

在印度，我们遇到了幸运的佩尔，她的父母亲非常开明，不但没有重男轻女，还坚定地支持她的学业和梦想。2011年6月，佩尔举办

---

1 详见菲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玫琳妮娅·F.法纳姆(Marynia F. Farnham)著《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1947年，223—241页。——作者注

了人生中第一场画展，并打算在婚后继续创作。“我不想跟传统印度女性一样，让自己的人生从被父亲供养变成被丈夫供养。”

相较上述国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更高，但在数据背后，可能是一种“假平等陷阱”：女性向前一步，又潜意识地揽上了“双重责任”，以平衡职业与家庭为己任。当我们再度讨论性别平权时，需要男性、女性共同参与，放下身份及其既定角色——做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在法国和美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消解。对法国人而言，性别平权已是“上个世纪的话题”。这些年轻女性潜意识里不愿再被“女性美”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盖尔拉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黛娜来自以色列，其摄影作品聚焦于童年体验与文化冲突，她的身份困惑更多来自信仰而非性别，“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不应该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当黛娜来到纽约，这个似乎能消解并重构一切身份标签的城市时，她可以更自然地剥除性别身份，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这就是7位青年朋友在不同国家拍摄记录的女性故事，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付出努力的人。另外，他人的故事并不能重构你的人生，但你的个人选择可以。

王家敏 2019年5月

# 日本

## “兼职主妇”有纪



武玉江

自由撰稿人，曾任职于大象公会，2002—2013年留学日本，立教大学政治学博士中退，现定居瑞典。

2015年10月下旬的东京，初秋已过，天气晴好，空气中没有了残暑的湿热。台风季已基本过去，眼下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正是感受关东地区魅力的好时节。

这是我时隔两年后再次来到东京，在此之前，我曾在日本居住生活过11年半。从国内本科毕业后我先去了山梨县，之后去了东京，可以说一直混迹于关东地区。

后来由于家庭的关系，我离开日本去了北京。一位朋友来访，聊到拍摄各国女性生活的计划，我想到了“日本家庭主妇”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抱有很刻板的印象。

聊这个话题时，我就想到了有纪（有紀）。我在日本读博期间，曾在大学的某个研究所里兼职做研究助理。有纪当时负责研究所的行政事务，我们一起共事了三年多，成了私交很好的朋友。有时下班后，我会带几位同事去中华料理店吃西南菜，喝点儿中国白酒，通常会有她。当我告诉她，我想以她为主人公，拍摄一组关于日本女性的照片时，她认为自己很普通，犹豫了很长时间，才答应了我的请求。

—

有纪邀请我到家里做客，那天的午饭是意式番茄肉酱面和南瓜牛奶羹。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的有纪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她朝着女

儿的房间喊道：“树理，树理……快过来帮我一下！”

“好的，我马上就来。”树理在房间里应道。

可直到午饭快做好时，树理才出现在厨房旁的客厅里。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你帮着收拾一下餐桌吧！”有纪有些无奈地说。

今年20岁的树理在上大二，一直住在家里，过着走读的生活。她今天没课，早上起床后就一直宅在自己的房间里。

母女俩随意地边聊边吃，午饭后，树理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有纪起身沏了壶茶，黄绿色的茶水穿过金属滤勺流入杯中，房间里飘荡着日本绿茶特有的略带苦涩的香气。

有纪和我聊起了她的工作，自由撰稿人是她的兼职之一。今天上午，有纪在餐桌上为一家美食网站写了一篇餐厅及美食评论的结尾段落。在网络媒体盛行的当下，为它们写稿却不是一件好差事——网络写手的薪资低得可怜，“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与拿到的薪酬完全不成比例，没有作为一份兼职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同时，赶稿时的工作强度也很高。尽管如此，有纪仍然对这份兼职抱有期待。“有了一些资历和人脉后会好很多吧！毕竟，我才入行没多久。再者，文笔好的写手终究还是少数吧！”

停了一会儿，她又聊起了前些天发生的一件事。

“两周前的一个早上，我忘了树理要去打工，没叫她起床。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工作的时间了。”有纪的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她出门的时候冲着我喊道：‘你这是弃养我（育児放棄）！’”树理对有纪这样说，一半是抱怨一半是开玩笑。

“她今年就满20岁了，不过有些方面还像个小学生似的！”

母女的感情很好，不仅时常一起购物，树理寒暑假时有纪也总爱带女儿去欧洲旅行。去欧洲旅行是有纪的爱好之一。

“他们爷俩也可以充分享受一下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有纪还有一个正在上高二的儿子。

1967年出生的有纪保养得很好，不像是个年过五旬的人。除了新婚后因丈夫工作调动在北海道的札幌生活了4年后，她一直住在东京，是个地道的东京人。自1994年结婚后，27岁的有纪便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主妇生活。在札幌居住的4年里，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到2007年为止，有纪一直是全职主妇。之后随着孩子的成长，抚育工作量的降低，有纪开始外出从事一些兼职工作。

有纪现在做着三份兼职——区议员个人事务所的行政助理、课后补习学校的前台，以及自由撰稿人。但需要说明的是，有纪现在的职业仍是“家庭主妇”，至少税务局的职业登记栏里是这样写的。但从收入上说，她有自己的兼职收入，所以算是“兼职主妇”。

从下午 2 点半开始，有纪有一份兼职工作。在洗漱间简单补妆后，有纪敲开了女儿的房门，向女儿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后，就换了身衣服，匆匆离开了家。

工作地点离家不远，骑自行车七八分钟就能到。自行车停车场就在公寓楼旁，上下两层的停车库整体看上去既规整又有序。有纪居住的公寓楼坐落在一片以独栋住宅为主的住宅区里，这里地处东京都西部的练马区，是东京 23 区中人口第二大的区（2010 年全区人口 71.6 万），居民以城市中产为主。这里的治安状况很好，2014 年人均刑事犯罪率是东京 23 区中第二低的。

我们来到了一家面向初高中生的课后补习学校，有纪在这里负责前台接待和部分行政工作。她从去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每周工作两天，工作时间一般是下午 2 点半到晚上 9 点半。虽然时薪不高，但离家近、工作强度不大以及校长为人厚道是她选择这里的原因。

## 二

11 年半的日本生活，让我的日常行为中混杂了很多日式社交和文化礼仪。比如，与人打招呼或表示感谢时，我总会自然而然地点头弯腰，甚至在接电话时也会不由自主地低头。

我的母亲来过日本两次，她爱用“很文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日

本人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在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的谦让和内敛。同时，她会不时为日本女性的“低下地位”而叹息，她很不理解为什么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在结婚后会纷纷离职做家庭主妇。

在她看来，做家庭主妇是完全依附于男人的生活方式，可是“光靠男人怎么行呢”，女性“最起码经济要独立才行”。我知道，母亲作为第一代接受新中国教育的城市女性，形成了“女人应该自立自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她们那一代人对于拥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并取得经济上的自立有着很强的信念。在她看来，经济上的自立不仅是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的基石，也意味着社会人格的独立，意味着被认可、被尊重。

但作为一个曾在日本居住过多年的人，我并不觉得日本的主妇们缺乏社会人格的独立或不被尊重。毕竟，社会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若站在一个认同日本社会文化的角度观察日本主妇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她们并不只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她们有独立于家庭之外的社交圈，有属于自己的兼职工作和爱好，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或社会公共活动——有纪便是这样的女性。

有纪出生于东京的一户中产家庭，父亲是国家部委的公务员，母亲是受过教育的东京本地人，婚后一直是全职主妇。“我是家里的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你知道，家里有三个孩子的话，父母的注意

力会更多集中在老大和老三身上，对我的管教就不是那么严格了。我自己也觉得，比起姐姐和弟弟，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自由。”

比起同龄人，有纪总觉得自己更任性或者更敢想敢做（不过，日本人所说的“任性”和中国人理解的“任性”是大相径庭的，有“没那么能干，只是由着性子做”的意思）。有纪用“任性”（我がまま）一词来形容自己的性格，当然多半带着自谦和调侃的意味。认识有纪6年多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谈吐得体、很有修养且热情成熟的女性，为人处事总是推己及人，很有分寸感，用“知礼谦让”这样的词来形容她一点儿也不过分。

1991年，有纪从东京立教大学（该校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城市中产和中小企业主为主）的法语系毕业后，进入了一所大型综合商社，在人事部海外人事处任职。1994年，她与公司同事相恋两年后结婚，随即辞去工作，随丈夫搬到了北海道的札幌市，开始了主妇生活。

其实当时有纪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可是“我家先生3月底接到公司的通知（日本的工作年度一般从4月开始计算，到次年的3月为止。学校的新学期也从4月开始），4月初就要调任北海道，而且去几年也不知道。一想到要远距离恋爱，我们两个对以后的交往心里就没了底。毕竟已认真交往了两年多，我们权衡了一下，就把婚事定了下来”。

“我们公司的文化在全日本都属于很保守的那种，虽然没有明文